

王論郝
學雪
質海
疑先生
附錄筆記

郝雪海先生筆記

郝浴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筆生先海雪郝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

G 一五一五上

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郝雪海先生筆記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

定州郝浴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脩身所以立命。孔子曰。湯武革命。周公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固知聖人造命之功。全在人理。盡一分人理。乃是造一分命。盡十分人理。乃是造十分命也。

凡人越陽剛則越仁。越陰柔則越毒。仁則益明。毒則益惑。此萬物之理。不但於人。究其病。總是陰之流弊。陷溺其中。而不肯放手躍出也。

表裏無欺。則洞然四開。

癡人隨事信人。詐人隨事疑人。以癡以詐。總是自愚。安能知真是真非乎。况又辨君子小人耶。

從此極力開闊。將去。但有嫌厭抵恨之意。便是爲欲所束。小了天地智襟。

胷前胚胎。原以所嗜不遂。甚或觸之而成。從今再莫令其發作。才動卽自以爲小而可恥。漸得他開釋了。不與一切人較量矣。

惟大極則可以行仁。仁則益大。

無神明變化之才。不可橫行天下。湯事葛伯。文事騶犂。句踐臣吳。梁公臣周。各用其意之所往。己亦何拘。人自莫測。戊申之冬。應衙夜語。偶及煥臺趙師叔子。謂矢口罵人。是其貧賤之象。

當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終做海內第一件事。

不孝浴願終改類然自放之惡終歸於大保天倫曲成善類之位奉壯穆夫子以爲盟主敬之哉。

直恁得撞開天門八面光明毫無遮攔。

晉公子重耳十九年寄身他國而卒以伯領諸侯中山元德半生飄泊依呂布依袁紹依曹孟德依劉景升又依孫仲謀而陸遜譏其前后用兵多敗少成然卒能鼎分天下顧其所蘊蓄者何如耳。

不孝浴每於平旦審察此生已無嘉會不得妄動取悔惟隨時藏身尙堪努力於道庶易簪之日此心漸漸光明是今生所辦耳。

浴四十年來所見都是從文義上推解的假似之理安能直下見之於行措之於事乎。

大道在我而不在外萬物皆繫總由我開乃專於見上揣量其形容是禽鹿視肉也。

犯險冒禍以求父母之歡觸怨違理以望仇敵之恩自開闢以來有是人情乎不得其歡則怨不得其恩則恥試自問此種心性從何處生來嗚呼愚乎謬哉。

己酉人日之后自德安向漢口舟中自相元首初筮明彝之四曰入于左腹獲明彝之心于出門庭再內筮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更以希聖筮漸之二曰漸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觀此則知向後尙得因敵出險爲講學林下之象。

其實外清內濁凡事有始無終黃鶴元武告以首汚龍泉之害尙不晤乎。

山陰劉念臺作人譜三篇。其言微過。最是妄的病痛。妄無面目。妄乃生僞。妄根所中曰惑。至七情流變。而溢喜、遷怒、傷哀、多懼、溺愛、作惡、縱欲而妄之真面目於此斯見。周子通書言妄復則無妄。故无妄次復。不孝、浴、曾前夙疾。正是此物。平時游思紛擾。不根而生。到臨事輒多貪、多慾、多怒、多愁、多憂、多懼、多感、多哀。內而瞞心。外而攢眉。總只是他爲祟。不盡解開不得進步。曾夫子言正心致知。浴於大江舟中自省。此中全是物據。見外物則此物或爭而莫禁。或恐而不前。並不得露出一分知覺。何處更討心來。孟夫子所謂陷溺其心。

聖人於凶吉賓嘉等事。定爲大中之禮。所以充仁義之分量。杜邪妄之惡路。有其心而無以引之。則不大滿天理。或有其情而無以節之。則一往而滯於物。反成背道滅性之大過。或更駁激陷入大惡。則無所不至。己酉岳陽樓下泊舟。偶聞張僕述曲少年之言。謂吾於山中沈醉痛哭。以家庭骨肉之情相訴。吁。有是理乎。人當力絕妄念。使胷中空洞。無物無隨。處自貽伊感也。

此心一念向外。則炎上而爲火。故能知來。一念向內。則就下而爲水。故能藏往。浴此心經歲外馳而不返。將五臟皆爍而爲火。勢必五官俱暈。尙安望此中之翕然大受。朗然內含乎。行止坐臥。力破此中成見。無成見則胷次漸開。

再莫護惜虛名。反使此中受他遮蔽。

一向全爲聲色所奪。故迷而不返。世亂俗濁。舉目盡是惡道。當極力自反。始不爲所陷。所謂聲色全非歌。

舞之類。

除收放心之外。更無一物可格。一理可窮。

摧辱一加。便忿然內忌。卽此是物。格而化之。然后浩然之氣充。而此心可以不動。則大受有餘矣。此處不早自打開文章事功。總屬門面。況未必乎。

學者喜於外面求好。雖不盡是掩著。然外陽內陰。上陽下陰。究竟是否剝之局。精神動輒向外。何由得有陽來。須是掉斷內外。從六合直貫頭臚。見一旦豁然開出。始是大君子真實受用。

橫逆一加。便自沮喪。是打著好名好色種子。若此中原是天理開明。只是洞然無疑。威然岳立。無夢子亂的他也。

古學爲己。今學爲人。正是平日得力不得力。受病不受病處。四海九州。龍荒金殿。何處不是自己。只時時做自己事。則高明日躋。

此中不能豁然覺。翕然受。總是個的。然外視病根。橫截於胷臆之間。

只是廓然體認此心全體處。則陷塞之病漸脫。

不忠、不孝、不友、不悌。非盡出於人欲之私。亦或有一念之善。反以激而成惡。蓋丈夫胷中。常有一段磊落向上之心。儻不得遂。而見知於其所往。則不勝苦憤。於國或有一種邪諛之朋比。於家或有一輩狎娛之妻妾。依然與之相順。其鬱勃之懷。反不覺傾瀉。彼一段僞妄破敗之氣。飲之似甘。親之似愛。而忠孝悌友。

之本心。反爲其所惑。其仰視親上。反不如彼。遂因而成大逆大惡者有之。故聖人慎之而懼。履霜之漸。所以爲家爲國。必要親賢從善。蓋賢與善正是向上的。已效之規矩。親之從之。則中間種種差殊惡路。都走不到那邊。雖舜文可望在吾前作高山景行也。岳陽入湖記。時己酉二月初六也。不孝之罪。已上通於天。尙何區區名義之徇乎。

儻此身純化天理。則帝視斯人。有不陶鎔而愛之者乎。儻此身全成人欲。則物視斯人。有不厭惡而傷之者乎。或帝或物。皆指此加人之心而言也。上帝至仁。故生理無窮。天地大仁。故生生無極。此萬世生人之宗也。人者。仁也。仁者。人也。於是乎體認而一之。

只是到處豁然。平常並無一罅事。卽有拂情之遭。橫逆之入。我此中一發平常不動。這便是天地爲心爲量也。平之極矣。五月望日。退省書於積福菴。

孳孳好善。休休好善。好善於家。好善於國。好善於天下。去其私己之情。不嫉。不忌。不病。方是真好善。

造化之奇。人不能敵。如丹砂珠玉之美。貂狐狔狔之煖。橘柑桃蘋之香。松杉楠柏之材。參歸蓍連之藥。皆非蜀錦吳絳。黃梁白粲。由人力而成者之所能及也。故聖教之材。不如天授之才。至如吾孔子縱之以天。而又鎔之以聖。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此中庸者也。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當機不辨。只是胷中有物。不能了然四盡。洞見來事之首尾。故下手處悶。

如上第一區堂奧庭階樓臺池榭無不位置如法。卽一室之中棟梁柱石窗戶門闌莫不結構得體。乃向爲風沙塵埋狐鼠蟻蝨之所據。土障其門。此所謂禮也。而已蔽之矣。今一旦掘去其塞門之土。盡行掃除。以還其行住坐臥飲食燕樂之舊地全局。卽是復禮。曰此禮也。而何以謂之仁。曰連當家主人翁都衣錦還鄉。坐在畫錦堂內。

凡物之大者順之則惟恐不吾生。逆之則惟恐不吾滅。所以然者順則彼親。逆則彼仇。親則與彼一體。人安有不自愛其手足腹心者乎。雖聖人亦曰外柔順。夫當文王之柔順於朝歌也。則常人常人之極矣。曾復有一毫見三分有二之氣象。此孔子所以有畏匡諾貨之時。而孟子亦以多太王句踐之智也。

孟子自言其浩然之氣得直養無害者。由於集義慊心。而其工夫則全在必有事焉一段。常有所務在身。曰事專主一節於前而不放。曰正氣所由生。由於心而不由於心。在命根也。氣所由養。由於心而由於心。自心源也。故於有事勿正之下添出一心字。忘則無心。助則有心。合觀此段而密體於身心之間。分明畫出個養氣的圖樣。心者義之所從出也。氣之所由養也。言之所自生也。義精而氣配於道。言合於理。心之所以不動也。

氣不浩然。必心有蓋蔽。蔽則成物。久則成我。不格不克則大愚自鋼。格之克之則大知自豁。其所由來。竟是耳目。故顏有四勿。孟有一思。勿忽外絕以爲末事也。此處正是本領。

每一提念。則煩惱淒然內生。是見在所結未成之物。每一省察。則邪慝冥然莫解。是前生久結已成之物。

惟自反最初。天所以與我者。便灑灑然冰解凍釋。豁然出頭矣。

此心牽於外誘之私。悲惑忿懣。紛然乘奪。不暇內反。使稍稍近理。故自縈自綰。積而成物。若此心奮捨外私。便自輕省向內。此中漸漸似有覺察者。所謂知也。必欲致此知。令內外通徹。惺然盡爲我用。必勘透此物。犁然盡還其自然之理。而後瑩然一片皆知矣。若不是此等推極。此物自蓋頭上。日爲物所愚惑。劫奪以去。何知之有。卽謂知止。亦必此物不蔽。而後此知清深。內含在立命處。總言之不察而外馳。便是物察焉。而內含便是知。陽明先生謂共是一物不差。只欠至善耳。

凡此中忿不能平。積不能堪。牽不能斷。此正是物。所謂人欲之私也。此處全不是我。若肯棄此一種念頭。只管反而求我。自然轉到天理處。

明經博古。力行好學。自附於儒林者。則有之矣。若真知帝王聖賢之學。以孔孟爲師者。吾未之聞也。千載之間。其尙有兩程夫子乎。

向只在檢點應付處。作工夫。並未嘗實樹不拔之大本。於密牖之衷。以自泰而自育。故於攢湊處一窮。內便索然無有。須向獨知處。醒豁培養起來。始得。

處處退讓。舍己從人。纔是密勤修道工夫。若執意見以自負。妄以爲雖困不屈。正是味道觸禍。無知小人。不但從前所沾滯之富貴聲色是妄。卽欲拘拘於兄弟妻子。並意中介介一念之忠孝。亦是妄。蓋以原不發於天理降衷之初。不過從後天感奮激楚而起。是皆偏私小見。非吾周公仲尼蕩蕩平平之道。大中至

郝雪海先生筆記

卷一

正之心也。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二

浴乎自今以往。不消惱人。不消怨人。不消害人。不消怕人。不消嫌人。不消悚人。何也。非仁心也。不要癡心。不要掛心。不要貪心。不要偏心。不要邪心。不要躁心。何也。有天理。有天命也。

這天理。衝然發生於人情世道之中。應吉應凶。應滿應歉。是麼力量。權勢能操奪得他。是麼巧詐。閃爍能變換得他。聖賢於此省了多少心。都用在窮理盡性上討了。蓋世得高明快樂。至於分所應得。較妄貪的不曾少卻。

刀可吞命可盡。而此心不可外馳。此欲不可稍縱。此怒不可妄逞。尚有不能忍受之事者。則真禽獸同歸矣。

若從此以往。皆是縱欲敗度之事。不如早死。免受嗜慾之侵。若從此以往。尙是窮理盡性之圖。又安用任。冉於富貴聲色之中也。貧賤患難。正好進修。

丈夫不循理自奮。而終日周旋徇人。反成牽制。自生拘攣也。

且莫憑空去討好。失卻自己本色。夫天下之人。時至事起。誰不可以有爲哉。進退超超。是在我矣。質既遲拙。凡遇一事一物。必從容理其端斂。以窮究其根柢。上下條暢。則心亦因而貫通。不致走失。今乃躁急浮淺。一味從外面瞞過。心全不得了了。其故事來益多。心迷益甚。茫茫牽掣。並心亦不知何往。而言

照察事物之理乎。

凡際目前一切巨細人物世勢。輒怯忌不能自主。此是根本處。不極培養而一於外貌之趨飾。故大者不預立。而小者隨來隨奪也。程子之工夫。尚可緩乎哉。

五月念八日。過南院何脩上人。以言加人不自知其詬也。或以言詬之。卽悻悻然自拂而去。以此推浴之向來。以口舌傷物。令人難受。己全不覺及人。或以惡語莠言來侮。輒艷然不悅。甘與怱絕。乃知全是一段野人僻陋之性。如棄家忘親之浮圖然。豈大人君子中和溫厚之器量哉。且聖人往往以言爲戒旨哉。往往以容爲德美哉。切莫動輒便以言語傷人。動輒便自發作。不能容物也。從此力反於厚。仰師文王孔子之爲心。

如陽明之學。不過行事不受物之累。不是行事必本心之仁。行事必本乎心之仁者。程夫人之學也。所以顏夫子大與閔冉同科。觀閔冉孝弟之行。然后謂之德行。則知顏夫子之屢空。特以能其超氣稟。而顏夫子之復禮。則渾然是一團生理也。此吾儒二氏之別。

五月念九。夢入帝堯之宮。以爲羣帝在焉。見石碣如林。不可以數計。而上皆古字鱗峴。森森於大木之下。浴不及內見而醒。常是智力向往之不專也。

惟務博聞。不知治內。

自恨外露而內暗。無人之理。必前世之迷而爲物也。顧何物乎。自筮得謙之九三。念四十八歲之惡。其良

在上。當是剝在內。則純是陰矣。方險惡昏昧之是苦。而曾何明之可復乎。今天牖其衷。若得退其良於腹之中。屹然內主。忠信宰焉。一切不求表著。斂之又斂。而乾陽在內。尙庶幾有有人之望與。庚戌五月二十九日。張儀郭積福精舍書以自勉。

此中於所怨。如是難轉。是人欲重執。未能返到天理處也。若到得天理處。則衝然不見物礙。天地日月山河社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漢祖唐宗宋祖周程張朱明太祖薛文清王文成諸大帝王聖賢。浴願得開明此理。生生世世以報君親。以報天下之蒼生。

粗心浮氣。用不著一點。纔不含容。極力裝聾做啞。使轉眼要去仰他嗅息。卻又多了。一番周旋。甚矣一往之氣。斷非濟世保身之大人也。

天道寬渾。又且寬渾著。地道厚善。又且厚善著。

浴數年來。齊心露禱。悔過遷善。以盡其在己。又求差冒險。間關跋涉。以趨其天時。因屈辱百端。以重利顯宦。請和於仇讐。又熱喪極痛。倒行逆施。以竭蹶乞命於怨家。更罄其所藏。以倖萬一於津要。盡人生所謂可恥可恨。極不安命之事。全做之矣。而皆不能就。以承一日之歡於膝下。嗚呼。安之哉。是有義命。命在上帝。義在寸心。一步妄行。便是違天。一毫妄想。便是悖義。到處行所無事。

浴非出而登科入宦。則無由察末世富貴之人情。非罷而遭難履險。則無由知生人難堪之苦趣。非氣質

愚昧，則聰明以往，必不能反觀內照。日從事窮理致知之學，以復其初，非患難丁艱，則順禮哀殯，必不能覆傾跌躓，益呈露天性人倫之善，以蹈乎中庸。善哉！天地祖宗帝王聖賢之大有造於浴也。戊申六月十二日，張儀門積福院書。

六月十二之夜，夢先大人立於家后樓之中，堂上面有卓椅，家大人立而向浴語。衣前代方巾大袍，左右立數人。若家慈及家中尊長，而家大人怒急而責浴。浴強辨以理之所在，如朝廷前雖截取頭去，不顧如之何不辨。浴是日正深體驗祭義，饗帝饗親，氣盛魄盛之理，且爲先大人錄行實大略，命梓人刊板，而家大人儼然質臨於上，且譴呵浴。浴之負氣務外，不近人情而返天理，不能將順大人於幽冥之中，以舒其積鬱煩惱之情，所謂惠於宗公，而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者，安在耶？嗚呼！小子警醒恐懼，慎之慎之力，反其本。

遼金元必欲吞噬南宋，以至於盡，而開天聖人，卽從南服挺生。太祖成祖必欲廝滅漠北，以犁其庭，而天命真人，卽從漠北闌入，是卽秦之憤燒詩書，而劉項陳卽全不識字之英雄，卽魏之強收司馬，而懿師炎身卽承顧命之重臣，造化恢恢，可容人有一毫意，必固我之見，以參其微，而奪其權哉。

南宋殊似不足以爲國，其國步日蹙，一日而儒者正理日益著明，其飭躬弼君，挺然於人倫之中而不亂，如紫陽象山敬夫九峯東萊西山，以至國亡家破，而天祥秀夫終以性命死生，捍朝廷而趨君父，此真太祖一段讓國愛賢之誠心。程夫子一門齊家治國之大道，所以宣泄流注焜焜，此中華之理，雖元金遼徧